

“公生明，偏生闇；端慤生通，詐偽生塞；誠信生神，夸誕生惑。此六生者，君子慎之，而禹桀所以分也。”（荀子“不苟”篇）

中國習用“生剋”相對，來分析事理。所謂“生”，是表明來源。這裏荀子指出的三對，是說人生應當循的正確道路，避免陷入苟且的邪途。他甚至認為只要修身，就自然可以治國。夏朝的開國君主禹，是一位明君；末代的君主桀，是惡名昭著的暴君；二者對比，賢與劣就很明顯了。

不過，在此“六生”中，只“三生有幸”，另外相對的三生，是作末代君王的條件，絕對不值得羨慕，而且絕不應該效法，反而應該竭力避免；好的只有“三生”，那就是“公”，“端慤”，“誠信”，是立身行事的原則，並不是深奧難尋。這不是叫人修成像夏禹作“天子”，而是已是天子的聖徒該有的，不幸多數人的行為，是採取相反的路線。這些都是好的主張，但如何能達到呢？就像法律最重要也簡單的字，總是“當”和“不可”。但人難免“當然”而“不然”；“不可”而“何妨”！

耶穌基督不僅告訴人是，與非的差別，還給人指明，問題出在哪裏，如何解決。這不僅是耶穌比較聰明些，而在於主有特殊的啓示，就是屬天的智慧。

古人以天平比喻君子，公而後能平。公是中間的立柱，必須不偏不欹。中柱若偏了，衡量就無以公平，也就不能明確表示輕重。

耶穌說：“你的財寶在哪裏，你的心就在那裏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燈——你的眼睛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是何等大呢！”（太六：21-23）人若是有私，為利，必然褊蔽心靈，結果是靈智闇闇，叫他看不見真理，作出錯誤的判斷，失去正確的價值觀。

一個明顯的例子，就是迦密地區的愚頑首富拿八。他有財而吝嗇，遮蔽了他的眼睛，不認識大衛是受膏的王，連蒙保護恩待也不感激；以為只是“悖逆主人奔逃的僕人”，幾乎在大衛的刀下喪生。幸而智慧的婦人救他一時，但還是不免“耶和華擊打拿八，他就死了。”（撒下二五：10, 38）是因為財物蒙蔽生闇，只注心今世。

端慤是樸直。平實作人，是最容易的事。是是非非，事實怎樣，就怎樣說。王士禎有話說：“不能作的事不要說，

不能說的事不要作。”這就是端慤。言必行，行必果；言而能行，就是亨通。

耶穌指出法利賽人的毛病：“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，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。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，擱在人的肩上；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。他們所作的一切，都是要叫人看見...”（太二三:1-5）法利賽人的“不能行”，也就是“塞”而不通。他們的宗教，是教別人，自己不能宗從；所以道，到他們那裏就“塞”住了。

端慤的尼哥德謨，看見拿撒勒的鄉下拉比耶穌，不像別人輕視，反尊重主說：“你所行的神蹟，若沒有神同在，無人能行。”（約三:2）因此，他夜間造訪，聞道得福。到耶穌被釘十字架後，他其他法利賽人和宗教人，看不起耶穌，就失之交臂。真難以相信，竟然有人聽了耶穌講道，而以爲平常，甚至稱之爲迷惑人的，這類人還有救嗎？

誠信是純貞專壹。“誠信生神”，絕非是說人能夠成爲神一樣，那正相反，是“夸誕生惑”，自以爲智慧的“屬靈人”，是諾斯替“靈智派”的夸誕，自己欺騙自己，成爲迷惑自己。這就是中庸說的“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... 至誠如神”，所指是明察的智慧。有夸誕欺騙的政客，所缺乏的正是誠，終究覆亡。

聖經說的是屬天的智慧，是從聖靈來的：“神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。因爲聖靈參透萬事，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... 我們所領受的，並不是世上的靈，乃是從神來的靈，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。”（林前二:10-12）耶穌指示叙加的撒瑪利亞婦人，不僅生活上的許多丈夫是要不得的行為，信仰上更必須純貞：“神是靈，所以拜祂的，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。”（約四:24）

夸誕是虛假自誇，是由於驕傲。到神面前的人，必須得謙卑。誠信的人，就如一首詩歌所說：“照我本相，乏善可陳；俯伏主前，謙卑求恩。”人倚靠自己的才慧，錢財，地位，今生的誇口，都是虛幻，沒有希望的。

“三生有幸”可不是迷信的話，是指公，端慤，誠信。在屬靈事上，也同自然界的因果相似。就如：“種的是甚麼，收的也是甚麼。”（加六:7）

巴勒斯坦地區，北方有高山，山頂積雪；北方的寒氣，凝聚為雨。是自然現象—“北風生雨。”（箴二五:23）求主憐憫，使我們循正道，尋求主，信而得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